

废弃物变艺术品让人们重新定义“无价” 易拉罐“外滩建筑”细节毕现



文体社会

树叶、电线、瓦片、易拉罐、丝瓜筋有多少种艺术表达?“无价”究竟如何理解?今天上午启幕的“美丽城市”科普行环保作品成果展呈现“艺术+环保”的魅力,引发参观者的惊叹与思考。

点亮生活

在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内,用易拉罐制成的外滩万国建筑群浮雕一字排开,颇有气势。凑近一看,建筑外墙上的细节纤毫毕现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这组《外滩记忆》作品由 55 岁的民间艺人李雄刚“四年磨一剑”制作完成。目前,他已完成了 21 件,现场展现了其中 13 件,包括日清大楼、麦加利银行大楼、怡和洋大楼等。李雄刚估算,迄今至少使用了 800 个易拉罐,它们都来自废品回收站。

已经做了 18 年易拉罐作品的他坦承,《外滩记忆》是最难啃的“骨头”。为了精准展现建筑的比例、结构、装饰,他已记不清去了多少回中山路,拍了多少张照片,画下多少页草稿。铝制易拉罐材质受力“敏感”,所以在开始制作作品之前,他不断地进行效果实验。因为“工程”浩大复杂,好多回李雄刚都快放弃了。不过,外滩情结一路鞭策着他。他回忆道,读书时每年暑假他都会乘船到上海和父亲团聚,从吴淞口进入上海时,外滩宏伟的建筑群让他特别兴



■ 用易拉罐制作的外滩建筑

奋。后来,李雄刚成为外滩街道的居民。“外滩和我很有缘,它是上海的地标,我想用既寻常又特别的易拉罐材料和更多人分享我的独家记忆,表现海纳百川的上海。”他表示。

赋予生命

在市民罗月华的眼中,深秋初冬的落叶犹如一只只扇动翅膀的彩蝶,仿佛一幅幅浑然天成的画作。于是,她以叶为纸,并开启了叶片另一段生命历程。

现场展出的作品中,一张银杏叶制成的贺卡是她的最爱。学习国画三十多年的她用羊毫把“孤舟蓑笠翁”的萧索意境画上了半个巴掌

大的叶片:冷月、远山、小船。浅褐的叶色一如古代画卷的色泽,为整个画面增添古典雅气。

叶上还留下了安徽宏村的四季风景图。遇到叶面残缺时,她便顺势补一道瀑布、加一块方石,更增作品的灵动。

她强调,每一片叶子的形状、纹理都不一样,对称与不对称、完整与残缺都有自己的味道。“我尊重它的天然造型,并以此为灵感源泉。”

更重要的是,落叶在生活中随手可得,经过简单的晾干就可以产生无穷变化。一方面,罗月华赋予了落叶灵魂;另一方面,她也享受着生活与艺术的馈赠。

■ 用银杏制作的京剧脸谱风铃



◀ 用银杏叶制作的创意贺卡 杨建正 摄

▼ 用丝瓜筋制作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图



传递理念

不起眼的边角料木块能够拼出一幅幅精致的画作。

在名为“一大、二大会址”的镶嵌木贴画中,木色与纹路的千变万化展现了飘扬的党旗、石库门的砖块肌理、墙上的雕花图案等细节。其中使用的檀木、松木、桃木、枫木、水曲柳等材料则是华师大设计学院教师倪伟从建材市场搜集来的。对于很多商贩来说,零碎木料不值钱,而倪伟正好可以用它们随心所欲地搭配出各种视觉效果。

从事创意设计 30 多年的倪伟把这个展览视为一个交流理念的机

会。他指出,大众偏爱美玉、宝石等高档材质,更易认可这类物料所制作工艺品的“贵重性”。其实,使用普通材料做成的工艺品也有可能成为独一无二甚至无价的。“怎么理解无价?除了材料,创意也无价。目前公众对创意的重视度还要提升。”他以展出的一幅 36 厘米x46 厘米大小的画作举例,他和助手至少需要一周才能合作完成。而木头纹理的变化决定了无法复制出一幅一模一样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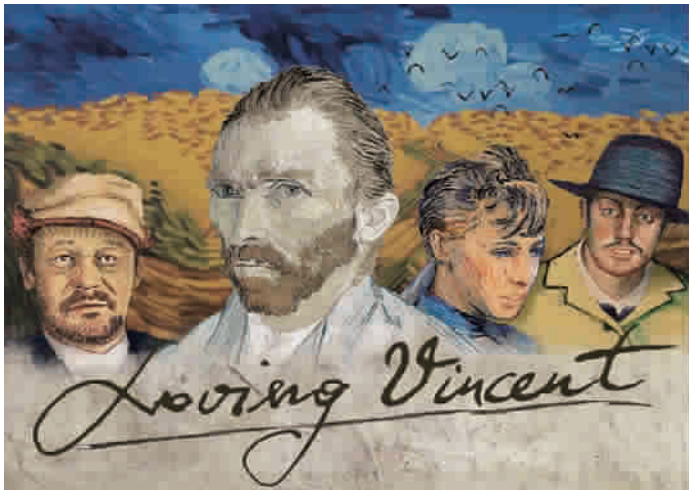
他相信,当人们对于“无价”的理解更宽泛多元时,每种材料将获得更多的尊重,而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绿色。 本报记者 肖茜颖

长时间的惊艳画面带来视觉挑战

动画电影《至爱梵高·星空之谜》今起上映

今天起,《至爱梵高·星空之谜》(见图)动画电影在全国上映,首日排片占比 6.4%。不过,这并不是这部电影第一次与上海观众见面,这部动画电影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银幕上放映是在今年夏天举办的第 20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。当时一共上映 3 场一票难求,尤其是获得金爵奖“最佳动画片”后,甚至被炒到上千元一张。如今,一张电影票价,你就可以看到 65000 张印象派油画作品,那么该如何欣赏这部电影呢?

一对波兰导演夫妇,将故事聚焦于梵高死后的一段日子。在这段时间里,故事的主人公——一个邮差的儿子,尝试通过走访,搞清楚梵高的真实死因。于是,观众通过故事中每一个人物的叙述,了解到这位绘画天才的生平,看到了他曾经存活的每一个细节,也顺带了解了这些叙述者的性格。其实,探寻梵高的死只是导演的一个套路,在 95 分钟的视觉盛宴中,导演带我们回顾了梵高短短 8 年却高潮迭起



的创作生涯。

其实这并不仅仅是 65000 张模仿画作。在梵高的众多画作里,你会发现他各个时期的绘画风格、以及他采用的画幅都是不同的,为了让它们得到形式上的统一,导演会通过脑补,延展和改变原来画幅,并加

上运动镜头,让原本的静态画面变得更加丰富活泼。当看到油彩在大银幕上流淌,当看到那些梵高作品里熟悉的教堂、市政厅、酒馆、麦田、雨天,还有星空、红磨坊、罂粟田逐次出现,无法不感动于导演和所有画师对梵高的至爱,也无法不感动

于他们对于艺术创新的勇气和探索的执着。

如此惊艳,似已值回票价。但也要提醒一二。首先因为色彩过于饱和和明亮的色彩,以及旋转升腾的图案,以及每秒 12 帧(正常的电影画面是每秒 24 帧)的抽格动画的处理,让整部影片相较于大多数动画片,更易产生视觉疲劳。就好像你连续专注地欣赏了一两个小时的印象派油画,稍微会感觉到眼睛酸涩。其次,由于选择手绘油画的呈现方式,不得不牺牲了大部分远景(甚至中景),特写的部分又无法准确捕捉到真人演员的细微表演。于是,油画与电影之间的差异尽显,这也让这次艰苦卓绝的创新,被一些观众认为“形式大于内容”。再有,如果不是对梵高生平非常了解,或许会看得云里雾里。

但没关系。当这场旅程走向末尾,当《Vincent》的旋律响起,当梵高生命画过的人物重新一个又一个地出现,感动油然而生。

本报记者 孙佳音

记者手记

“世界首部全手绘油画电影”,这是《至爱梵高》的宣传噱头。很多人以为这是首部手绘电影,其实不然,在美国电影《黑暗扫描仪》和《半梦半醒的人生》中,早有导演尝试过以真人实拍而后手工绘制的方式来制作电影,前一部 2006 年在戛纳电影节曾惊艳过世界,后一部摄于 2001 年,更早些,也更惊艳些,提名过第 58 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。不过很多影迷都可能不记得这两部电影了,它们在电影史上并没留下更多的痕迹。

而《至爱梵高》不过是把“梵高的印象派油画”作为手绘的唯一基础,浓烈的色彩和流动的线条让电影非常梵高,但归根结底,这也只是一部由“至爱梵高”的人,所制作完成的动画电影。献给梵高和爱梵高的人。 孙佳音

只当是一次『至爱』